

我們接著上一堂課，我們看第八頁，「乙、佛教簡介」。第四段，「事業—六度四攝，饒益眾生」。我們上一堂課學習到六度四攝，六度是對自己修學，四攝是攝受眾生，也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弘法利生，做利生的事業。六度四攝我們在家師淨老和尚，可以說他一生時時刻刻在表演給我們看，就是六度怎麼修、四攝怎麼修，不但在課堂上有講解，在生活上有表演，就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「善財典型」就是有理論、有方法，帶表演，就像儒家四書一樣，這個就非常難得。

我們學習就是在生活當中，不但在上課的時候學習，在生活上方方面面、點點滴滴，都是在學習，這樣我們才能學到真正的東西。看看我們老和尚他怎麼待人接物，這些方面我過去在圖書館、在基金會，我都會比較留意。特別師父有客人來問問題，我在旁邊會旁聽，看看那個人問了什麼問題，師父怎麼解答。當學生也是要這樣學的，如果不留意，你就沒有學到東西。像過去，去年我在台北劍潭辦一個兩岸三地大專青年中華傳統文化學習營，這個五天當中我也請故宮退休的唐老師來講國畫，介紹唐伯虎的畫。唐老師他過去也跟李炳南老居士學佛、學儒，都有學，有這些基礎。他在介紹一幅畫，一個醫生看病，開處方，旁邊那個童子在燒藥，還有一個主人跟客人在談話，有一個童子在旁邊聽，另外一個童子在旁邊趴著睡覺。他解釋這個圖，也講出很多道理，就是你會學東西的，他從學徒（就是醫生也是這樣學出來的）看看那個醫生，他跟著從小學，這樣看，看看怎麼診斷、怎麼開藥方，什麼樣的病情要抓什麼

藥，他從小一直看看到長大了，他就學會了。學做人處世也是這樣的，他在旁邊也在留意，如果他在那邊睡大覺，他什麼都學不到，就個人他學習的一個態度。我們看老和尚表演六度四攝，我們也要有心去看，我們就多多少少會學習到一些。

四攝：第一個布施，第二個愛語，第三利行，第四同事，這個是攝受眾生的。六度的布施，我們淨老和尚早年他常常提到章嘉大師，他學佛入門是方東美教授介紹他入佛門，後來沒多久他就認識了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是密宗的活佛、上師。他請教章嘉大師，說佛法這麼好，聽到方老師（方教授）這麼介紹，有什麼方法可以很快入進去，得到佛法的利益。章嘉大師就給他講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他又請問：看得破、放得下從哪裡下手？就講布施。布施沒有錢，沒有錢，他說你一塊錢、一毛錢有沒有？這個有。你就一毛、一塊，有多少布施多少，從這裡下手。他認真去修了半年，他就有感應，原來很窮，愈布施，慢慢的他的福報就不斷的增長，修三年就很明顯的感受了。

布施，剛開始很少，人家在善導寺那邊有印經、有放生的。以前在台灣早期，都拿一個化緣的本子給人家登記，一塊、一毛的這樣，有善心人士代替收這個錢，去做這些善事。從這個地方他布施，布施到現在，的確他福報相當之大。早年這個照片，這一本裡面印的有他年輕的照片，瘦瘦的，不會看相算命也知道他沒福報，看那個相片，你的直覺感，這個人沒福報又短命，算命給他算，四十五歲他就要往生了。他老人家講，我很清楚，因為他四十五歲那一年我就在聽他講經了。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覺寺講《楞嚴》，我記得跟我弟弟去聽了三天，然後說法師有事不能來了，當時我們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。過了一個月我們又得到訊息，現在法師在台北李月碧講堂又開始講了，我們又去聽。後來我們師父他自己講，就

是他病了一個月，他說算命的給他們三個戒兄弟，三個戒兄弟是同年的，三個人都出家了，同時去受戒，同樣年紀的，同時去受戒的，同時去給人家算命的，算命的說他們三個都不會超過四十五歲。果然，四十五歲那一年，前面兩個戒兄弟先走了，一個二月，一個五月，他老人家是七月在基隆十方大覺寺講《楞嚴》病了，當時我有去聽，我是在家居士，去聽。後來師父他自己講了這個事情，我們才知道他病了一個月。他說算命的算他不能過四十五歲，他七月病了；兩個戒兄弟都走了，他說現在輪到他了。所以他也沒找醫生，就念佛求往生，後來經過一個月，他病又好了，好了就繼續講經。所以他說他修財布施、修法布施，講經是法布施，他這樣延壽的。所以他四十五歲那一年，七月病了，沒有往生，後面的壽命，他說就不是自己的，是佛菩薩給的。原來他的壽命只有四十五歲。師父他俗家的父親也是四十五歲往生的。我上個月去師父老人家他們祖父母、父母的墳墓，徐林長，請他帶我們去給他們念經迴向，給它打掃打掃，看到那個墓碑寫的，他的父親就是四十五歲往生的。

所以他這樣，遇到善知識，在台灣遇到三個善知識，好的老師指點，他依教奉行，改造命運。所以這個六度，的確他老人家表演的我們都看了。所以我現在能做一點布施，也是受他老人家的影響。布施他修給我們看，他有得到這個效果，他說布施了三年之後，心比較清淨，有很多事情可以預知，心比較清淨。我多少也是學一點，沒有學得師父那麼好，但是的確也感受到這個效果。所以他不是講，他還做給我們看，做了之後又證實這個效果，所謂信解行證，我們就不懷疑了。他講了，這個就有很大的說服力，我們就可以依教奉行了，他修能得到這個果報，我們修也能得到這個果報，這個是非常珍貴的。如果講沒有去修，當然就不能證實這個果報，我們難免心裡還是有懷疑在。所以經講得很好，現在常常聽人家講，

某某法師經講得很好，講得很好，但是有沒有去修，修得很好？講得很好是信解，修得很好是行證，要信解行證。師父他老人家就是信解行證做出給我們看，我們看了也就沒話說了。

布施、持戒，特別是守老師的教誡，他也做給我們看，章嘉大師教他去布施，他就去布施，這是守老師的教誡。去親近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，李老師要求他三個條件，不准聽其他法師大德講經，要看什麼經要經過他同意，過去學的他不承認，統統放下。這三個條件要他遵守五年，他也接受了。接受，遵守五年，後來他自己感受到心比較清淨，得到好處了，自己自動加五年。後面那五年不是老師要求的，老師只有要求五年，後面那個五年是他自己自動加的。我們看到這個，我們也是要學。這一條我也是我遵守了四十六年，不是十年，四十六年，沒有聽其他的法師大德講經，因為還沒開悟，所以我也就是保持這個。

所以現在師父說他沒有徒弟，我們這些悟字輩的都不是他收的，他沒有徒弟。這一點我承認，我想一想，我不夠資格做師父的徒弟，自己反省，是真的。但是師父他夠資格做我的老師，所以我叫他師父。所以這個方面，我們都要知道怎麼來學習，修戒。忍辱那更是，其他的法師修忍辱，我沒有接觸到，我接觸到只有師父老人家他修忍辱，那的確我都做不到的。那個忍辱我是如是我聞的，不是聽人家講的，是我親自看到的，沒有一個人能做得到。所以他今天修六度有這個成就，再以四攝來教化眾生，這是表演給我們看。精進，現在晚年提倡一門深入，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後面禪定、智慧，肯定能往生西方。

四攝他表現在，現在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澳洲淨宗學院，每個星期六供溫馨晚宴。在新加坡也是做這個布施攝，布施給其他宗教的一些醫療費用，幫助這些窮苦；招待九大宗教到中國去旅遊，這

個也都是布施攝，這樣彼此交流，團結宗教。溫馨晚宴辦了十幾年，每個禮拜六晚上，招待在圖文巴市的這些居民。現在淨宗學院在圖文巴市，已經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所以學院的活動，圖文巴市的報紙都會去報導。原來圖文巴市十幾年前它是一個小城市，在山上，人口只有八萬，那個時候我上去人還很少，車很少，現在有十幾萬，多了四萬多人，現在有十二萬多。當時它是基督教很保守的一個城市，那邊住的德國的後裔，德國的僑民最多，是基督教很保守的一個地方。都信基督教、天主教，當然對外面的就比較有排斥性，特別其他宗教的。

所以我們老和尚要去那邊建道場，山下布里斯本澳洲淨宗學會那些同修，沒有一個贊成。因為當時那邊也沒有華人，我們華僑去海外、國外建道場，大部分都是華僑比較多的地方，大家會去那邊建寺院。像美國，我們中國佛教寺院，美國有幾個大城市，華僑比較多的，中國的寺院就比較多，像紐約、中國城、舊金山、洛杉磯、西雅圖、休士頓，這些華人比較多的地方，都有中國的寺院。師父老人家他就是要選那個沒有華人的，到美國他就選達拉斯，那個時候華人很少。他老人家講，我們在這邊，都沒有華人，都沒有寺院，不要跟人家爭，人家不會有壓力，我們多一間，就多一間競爭的道場，讓人家其他的道場有壓力。所以他老人家就去達拉斯，我們當初去，師父怎麼找到這個沙漠地方來，那些大城市華僑多的地方不去，找到這邊，到處都是洋人，來度洋人的，他老人家說要去度洋人的。

到圖文巴也是一樣，那個華人沒有，所以我們那些同修沒有一個人贊成的。他老人家，那個地方很好，又有兩間教堂要賣，他對買教堂很有興趣，他老人家他自己拿錢，大家也就沒什麼話說了，就買下來，把十字架換成阿彌陀佛。現在去那邊，的確度了那個城

市的人。我看師父他怎麼修，修這個布施攝？他一去就去跟市長打交道，然後就送禮，然後跟當地的居民就辦溫馨晚宴，免費招待。洋人的觀念哪有請客的，西洋人他的請客是要自己付錢的，我請你來，今天晚上我們一起去吃飯，吃完了是各自付帳的，不是我替你們付錢，不是的。他是請你一起來吃飯，這個叫請客，錢要自己付自己的，他們的習慣是這樣。不像中國人，我們付錢還要搶，搶得都快打架了。然後這個洋人，天下哪有這個事情，請我們去吃飯免費的。剛開始他們也覺得你們到底有什麼企圖？他們還在觀察。後來真正知道了，我們真正在做好事，跟他們結善緣。吃飯的時候播一些英文的，一些有關佛法或者是比較相關的影片給他們看，我們那些師弟、師妹會講英文的，翻譯翻譯，給那些西洋人來聽，的確度了很多洋人。

有一次我到圖文巴去住，師父他老人家不在，有一個高中學校有兩部大巴士，大概有一、二百個男女學生，高中的學生，老師帶一車高中的男學生、一車高中的女學生，他們說要來參訪淨宗學院，要找一個比較老的。當時師父老人家不在，我們那些師弟、師妹說，師兄你最老。我說我最老沒有錯，但是我英文不通，洋人我講中文他也聽不懂，他講我也聽不懂，要我跟他們講開示。我們一個悟性師妹她說她要翻譯。那些高中男學生、女學生給我問了很多問題，問我出家人能不能結婚？為什麼沒有頭髮？那些男學生、女學生問了很多問題。後來又有一個電台，也是要找一個最老的（我年紀是最老的，但是最沒有成就的）來訪問。所以，這個效果就是，我看師父他修，就是修這個布施攝，得到教化眾生的一個效果，我看到了。所以我現在也是多少在學習，看看師父怎麼修。你看師父來日本，他也是都做布施，我是跟著後面修。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。

所以現在在圖文巴，我們現在一個悟謙師，一個女眾，她連一雙破僧鞋就變成他們博物館的古董，那個破僧鞋。圖文巴市有一次在展覽，我們這個衣，還有我做的那個小尊的地藏菩薩像，現在是變成他們的一個文物，文物展覽。真的，那個城市被度了。我們台灣有很多佛教，像佛光山、中台禪寺，很多，還有南投靈巖山，都有去澳洲建道場，但是他們建的大部分都是華人比較多的地方。師父他老人家他就是找那個沒華人的，要我們去度洋人的。那個城市現在所有宗教也團結起來了，也真的度化了。新加坡九大宗教也團結起來了，現在這個月又要到聯合國去。

跟斯里蘭卡他老人家也是做布施攝，去斯里蘭卡，他就是拿錢給它蓋佛教大學。我也學習，師父在前面修給徒弟看，我們做徒弟的也要多少學習學習。佛教大學，那個強帝瑪國師，他到台灣二十幾年，他有學一些中文，會講華語，跟我們溝通上沒有問題。師父幫助他蓋一個佛教大學，有一天強國師去找我，他說我們佛教大學蓋起來了，缺少一尊大佛。我說佛教大學有佛像這個是需要的。大佛，強國師就說他想在台灣做。我說好，我也可以給你介紹做佛像的公司。介紹之後，我就跟強國師講，我說做大佛的錢我來隨喜。隨喜就是我一塊錢、二塊錢也是隨喜。後來強國師給我講，他說不是隨喜，這個統統給你發心。我說國師智慧很高，原來這樣才能當國師。我本來想，他那尊大佛要全部銅的，然後要很大的，我去找台北一家做佛具、做佛像的，大佛他估價單開出來要三千多萬台幣。我說我來隨喜，我三百塊台幣也是隨喜。國師他畢竟比我聰明，他說不是，這個佛像統統給你發心。

後來我就說，國師，這一家是我找的，三千多萬台幣，你再去看看有沒有哪一家，其他的也可以估價估價。後來他又到中壢去，去又找了一家，他說那一家，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那個佛像（那個

大佛)是他們造的；還有日本，二、三年前麗娜居士跟葉居士帶我去一尊大佛，要坐電梯上去的，那尊大佛也是這家公司做的。他說悟道法師，這家便宜一千萬，一樣的，銅的。我說便宜一千萬，趕快給這家做。我說你要做什麼樣子，監工你去監工，你要什麼質料你去要求，你直接去跟老闆要求，錢我來付。後來我想這下我要化緣了，我要多到大陸去做法會，去跟一些居士化緣，造佛像，我一毛錢也沒有。便宜一千萬，也要二千多萬台幣，還要加上進口稅四百萬台幣，再加上安裝費，要二千多萬。

我心裡一個念頭，造佛像，有一部《造像功德經》，這個功德很大的，我就不怕了，一毛錢也沒有，我就把他答應下來，到時候再說，到時候就是拿一個本子給同修大家化緣化緣。但是我發了這個願，我想造佛像應該會有很多人發心，很多人會喜歡做佛像的，根據我的經驗，很多人喜歡做佛像。有一天我做三時繫念，莊順師她就介紹一個學傳統文化的老師，她往生了，帶她女兒跟女婿來，她母親生前有一棟房子，就一個人住，然後往生了，她說賣掉要捐給我，要給我做功德。她捐給我，我說妳那個房子賣多少錢？她說前款、後款大概二千多萬，大概二千五。我算一算，剛好那尊佛像錢剛好，我就給她建議，我說給妳媽媽修造大佛，供養斯里蘭卡佛教大學好不好？她這個女兒跟女婿也很孝順，她說這是媽媽的錢，就是要幫她修功德的，她也很歡喜答應了。我說那好，妳這一筆錢開一張支票給我，我以為是台幣一千塊，結果紅包打開是一張支票，她先拿一千五百萬給我。我看了這個數字，我覺得這個佛像有著落了。後來她說還有尾款，大概收一收二千多萬統統會給我。我說這個錢全部給你媽媽做佛像。後來我就不用化緣了，人家找上門來。我發這個念頭，大概護法神也知道我沒錢，所以就有這個感應。所以，現在這個佛像快造好了，也做得非常莊嚴。這是講布施，就



是我們供養，跟大家結緣。

攝受眾生的布施攝，這個也非常需要。大乘戒、小乘戒它有一個界定，這個我們也要明白。因為圖文巴淨宗學院去年也請果清律師去教戒律，有一些同學修了戒之後，起了一些疑惑。這個疑惑，很早我在華藏圖書館就遇到了。他們去聽法師講戒，因為台灣很多修戒律的法師講戒，說去道場不能吃道場的，吃了幾粒鹽就要下阿鼻地獄。有一次因為師父，有居士、有客人來，我們都要煮飯招待客人的，如果剛好中午，就要請客人吃飯的。有一次我們有幾位居士來，我也煮飯，跟我師兄兩個人輪流煮飯，一個人煮一個禮拜，煮飯請客人吃。那個居士，請他吃，打死他都不吃，他說我這餐吃下去會下阿鼻地獄的，我怎麼可以吃三寶吃道場的東西。我去聽了戒律，是不可以吃的，吃幾粒鹽就要下地獄，吃這麼多飯菜，地獄要下幾層，打死他都不敢。

我就跟他講，我說那個戒是講偷盜，不與取，沒有經過常住負責人允許，你去給他偷，才有犯這個戒。我說這個現在我請你吃的，我是這裡的負責人，我做當家，我請你吃，你沒有犯偷盜罪，你不會下地獄的。還是不行，不放心。我說那我煮這麼多怎麼辦？我吃不完，我要丟掉！後來我們就在那邊僵持，後來我說這樣好了，你去外面吃一餐多少錢？他說大概台幣五十塊。我說你吃，你五十塊去投功德箱，你就沒有吃到道場，你就不會下地獄，他才接受。我說這樣可以吧？他說這樣還可以，只要不讓我下地獄就好。不能吃你一餐，我就下地獄，多恐怖！佛門多危險，誰敢來？現在，去年去學戒，學了半天，我看那個問題多多。這個我是老經驗，我是過來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一定會有這些問題。每個禮拜六溫馨晚宴請那些洋人，那些洋人不個個墮地獄嗎？這個戒沒有學通，問題很多。

所以戒不好講，你知道嗎？戒有小乘戒、有大乘戒，小乘戒是自律的，要求自己的，要求自己嚴格，大乘戒它是有度眾生的，攝化眾生的。所以戒的開遮持犯，小乘戒、大乘戒它的解讀上是不一樣的。我跟大家講這些，你一般聽經是不會聽到的，這是講我的經驗談。我們舉出五戒，五戒不飲酒這條戒，不飲酒這條戒，我昨天給大家授五戒，我有《五戒相經箋要集註》，我在山東海島金山寺講的，講得比較詳細一點。所以受五戒的同修你一定要聽，要學習，不然你不知道怎麼去持戒，開遮持犯你都不懂。五戒它是屬於小乘戒，也通大乘戒，五戒它這個酒這條戒它有開緣，開就是在什麼情況你可以用酒。它的開緣，五戒的開戒是你可以做料酒，你這個酒，煮菜或者煮湯可以加，但是不能太多，你喝了不會醉，加料酒這個可以，這個叫開。

所以現在有標榜持戒的道場，一滴酒都不敢用，當然是很好，但是佛也沒有規定說完全不能用，就是可以做料酒，你只要吃了不會醉。特別我們吃素的，加一些酒比較中和一點，有一些菜比較寒性的，可以加，或者是你加一點補湯，喝了不會醉的，那個可以。另外就是藥用，非酒莫療，像《沙彌律儀》講，沒有用酒做藥引，沒有其他的藥可以代替，那你可以用，其他的都不可以。戒是對自己的，預防自己去貪杯喝酒，你喜歡喝酒，然後找個理由來喝，那個叫做犯戒，這個不可以。小乘戒是約束自己比較嚴格，大乘戒你就要依六度、四攝來解釋，解釋這個開遮持犯它有個開緣。

所以，我們淨老和尚過去在講習當中他也講到，大概一、二十年前，有一次在北京一個賓館，遇到一個國外的同修，他的兒子結婚，娶一個日本的小姐，結婚。那次剛好他也住在那個賓館，然後在電梯碰到，那個居士很高興，師父你怎麼會在這邊出現，今天晚上我兒子結婚，剛好請你來做證婚人，非常歡喜。他們在北京那邊

也是有名望的人，當然請了很多領導幹部來，日本這方面，女方也有很多有聲望的去參與他們這個婚宴。臨時碰到師父，把他抓去，大家想一想，有沒有準備素菜？我看都是雞鴨魚肉，大概沒有素菜，當然素菜也有，但是菜當中有加肉的。師父就很高興，他一聽到，他老人家第一個念頭，機會教育，他說平常哪有時間去找這些人，這些做官的，哪有時間找他來跟他講佛法，請他證婚、請他致詞，講個十分鐘，機會教育，利用這個機會把佛法介紹給這些人，從來沒接觸到佛教的。然後在酒席當中也有敬酒，也倒了一杯給師父敬，師父也喝，喝了一杯。

他老人家也有解釋這個，他說他喝這杯酒，就是為了給這些人講講佛法，機會教育，這些人都是沒有學佛的。如果以小乘戒來判定，不行，破戒了，破酒戒了，你沾到嘴唇就破了，怎麼可以喝到肚子裡面。如果依六度四攝，他符合六度四攝的精神，六度四攝就是饒益眾生戒，饒益眾生就是說你對眾生有幫助的，對他有幫助的你就要去做，你不做就犯了菩薩戒，違背菩薩戒的精神。眾生有機會，你去給他介紹佛法，你把這個機會喪失掉，你違背菩薩戒的精神，你守小乘戒，違背菩薩戒。守菩薩戒，違背小乘戒，你怎麼辦？考一考大家，怎麼辦，你要怎麼取捨？如果我只有受小乘戒，我沒有受菩薩戒，那也可以，反正我只是想做自了漢，我不想成佛度眾生，那可以，像小乘佛教國家，他可以嚴守戒律。在中國是大乘佛教國家，小乘戒、大乘戒全受了，全受了，遇到這個你要怎麼取捨？

四依法裡面大家如果聽過，你就有個概念，第一個依法不依人，第二個依義不依語，第三個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第四個依智不依識。這是佛滅度前交代的四依法，為了後世學佛弟子避免爭議，所以講了四依法。大乘跟小乘有牴觸的時候，小乘不了義，大乘了義

，那你要依什麼？要依了義，不依不了義。所以要知道怎麼取捨。所以我們看看老和尚，有一些人他不懂這些道理，他也隨便批評，這個也不對。如果你了解這個道理，知道說老和尚他是在修六度四攝，他就是要表演給我們看，我們應當要去學習，這樣才能幫助眾生離苦得樂。所以他喝那杯酒，在大乘菩薩戒來講，是饒益眾生，是開緣，他不是犯戒。

所以「善財典型」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這樣表演給我們看，在生活上表演給我們看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在哪裡？我們老和尚講《華嚴》也常常跟我們講，我們每一天，你從早到晚，遇到的這些人事物，在家、出家，各行各業、男女老少，善人、惡人，中國人、外國人，統統都是五十三參。從早到晚統統在參，你會了，你懂了，到哪裡都是修學的地方，都是在五十三參；如果不懂，住在道場寺院也不知道怎麼參。

所以這個是六度四攝，四攝第二個愛語，布施、愛語也是很重要。愛語就是講話的口氣，不能有惡口，然後講話要讓人家聽了會生歡喜，這叫愛語。佛光山有一些方面，台灣佛光山現在全球五大洲都有蓋道場，寺院都蓋得很大。星雲老和尚他跟我師父同年，今年都八十九了，揚州人。我早年，我十六歲學佛皈依，我就通信皈依，是星雲法師（那時候是星雲法師，現在是老法師了）皈依的。那個時候還沒有佛光山，只有壽山寺，高雄壽山寺。當時我有學佛的問題，寫信去請問他，他都會親自給我回信，後來蓋佛光山就沒時間了，請方倫居士代替。現在佛光山，我兩個月前也去過，三月一號在高雄做祭祖繫念，三月二號就帶同修義工去參觀佛陀紀念館。過去佛光山我們也去過，還有海外的道場，像澳洲的南天寺、中天寺，我去過。它在各地的道場，他們接待的法師，這一點我們淨宗是不如它的，他那個接待就讓你感覺好像回到家裡一樣。

還有我去過一些寺院，有一些寺院的主持，他懂得做人的道理。還有以前，我母親還沒有學佛，我年輕的時候，帶我去台灣有個慈惠堂，拜金母的，我母親都是拜那個的，後來學佛她就沒去了。這些廟有一些人他很會接待的，會接待，你到他的道場，他就說你是回家了，不是來道場，就把你當作一家人，你聽了那個心裡好溫暖。如果來我們淨宗道場，你從哪裡來的，那感覺；還是說你什麼時候回來，以後這就是自己的家，歡迎常回來，你感覺怎麼樣？這個就是愛語，這樣才能攝受眾生。後來我去佛光山，人家寺廟為什麼蓋那麼大，我們一間小廟就蓋不起來，我終於明白了，人家會用愛語。所以，有很多一般社會的人，你這樣講，他就很願意發心出錢出力。

所以我不在，我們道場如果這些接待的去得罪人，我心好痛，那些大護法不曉得給我趕走幾個了。我現在一個小廟都蓋不起來，因為他們不會講話，人是很好，但是不會講話，講話會傷人。特別是接電話的，我實在被整得很慘。我信義路剛開始，有一個居士，一個女眾，她是很發心，都做義工，做到那邊來了，接電話，她講話不會講，口氣不好，常常得罪人，很多居士都哭哭啼啼來給我告狀。有來哭哭啼啼給我告狀的，沒有來的更多，是不是這樣？後來不行，這個問題嚴重。第一線接電話的，電話來了，「你幹什麼」，那個聽了，本來想要來布施一點，算了吧，是不是這樣。所以我才那麼窮，都是被這些人趕跑的。人家那個星雲大法師廟蓋那麼大，人家他們很會接待的，這一點我輸人家輸得太多了。所以愛語要學。所以接待這個非常重要，這個愛語，同樣一句話，你講的口氣不一樣，人家感受就不一樣。你要攝受眾生，當然你第一個講話不要讓他感到難過，因為一般人！這個要學的。

利行是屬於有利益眾生的，這些方面、這些行為都要去做，利

行。第四個同事，同事這個含義也很廣，眾生做什麼，我們跟他同事，同事要溝通就比較好溝通，譬如說做同樣的工作，跟他共同這樣的一個工作。同事攝它有分層次的，有一些目前我們修行的境界，我們可以同事，比較高層次的，我們目前還不能同事。譬如說眾生喜歡賭博，我們去跟他一起賭一賭，這個目前我還做不到，但是去做法會我可以。去年新加坡傳來成他們那些居士說：悟道法師，現在我們寺院道場都借不到，我們去借賭場好不好？我說好。那個傳來成居士說，賭場很多賭鬼，要去超度那些賭鬼。我說賭鬼也是眾生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賭鬼也要超度。所以去年五月我們是去新加坡超度賭鬼的，去那個金沙賭場，很豪華的，住在那邊很豪華的，我們去那邊做三時繫念。我心裡在想，有中國人、有外國人、有洋人，很多國家的人都去那邊賭，我們出家人在那邊進進出出，我在想，他看到，這個法師怎麼也來賭。這個也是同事，我的同事現在做三時繫念，去賭場度賭鬼，這個是傳來成居士講的。今年是悟行法師去度，今年換師弟去度，我們在這邊三天，這三天悟行法師要去金沙賭場，今年換師弟去度賭鬼。

這個也算是一種同事，同事就是說你跟他有接觸，我們可以幫助他。所以賭場，我也沒有拒絕。有一些居士，怎麼可以去賭場？有一個大護法他就很不以為然，他說怎麼可以法會在賭場辦？後來看到我們師父上人都進去了，他也就乖乖跟進去。這個也是同事，同事攝，你來賭場，我們也來賭場，但是你來賭錢，我們來做法會，來住在賭場，這個也算是同事攝。我現在的境界大概能做到這一點，拿錢去賭目前還沒有。只有在三十年前，去拉斯維加，明訓老法師說：悟道法師，我們去賭一下。我有陪他老人家去賭一點，還贏了不少，但是沒有自己用，去印經。這一節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先休息一下，大家到外面活動活動，我們還有一堂課。阿彌陀佛！我

們下課。